

文章编号:1674-0386(2009)03-0047-05

跨越中的留守——比较文学的学科处境探究

王雁飞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立场,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没有跨越,不是比较文学;没有文学研究,也不是比较文学。跨越中留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宿命。比较文学要生存和发展,需要学科内外的宽容,只要根在文学,如何跨越,只是视角的不同,应当允许。只要还有人坚守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地,比较文学就不会消亡。

关键词:比较文学;跨越性;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Staying in Literature While Crossing

——On the Situ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WANG Yan-f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Crossing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sciplin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ile literary is its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scipline belongingness. Without crossing, it is no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thout literary research, it is no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ither. Staying in literature while crossing is the fatal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need consciousness of tolerance from in and out of its field. So far as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is in literatur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how to cross should be allowed. As long as people hold the positions of study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discipline will not perish.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rossing; literary

比较文学的危机论、消亡论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比较文学的成长与发展。怎样看待“比较文学”,是这一领域的学人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比较文学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没有,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有,我们又能怎么办?

一、跨越性:比较文学的学科立场

回顾比较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跨越性”一直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属性。正因如此,国内学界大都倾向于根据其“跨越性”特征来界定比较文学。按照曹顺庆先生的说法:“从根本

上说,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于‘跨越’和‘沟通’;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相互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1][81]}

学者们在“跨越性”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分歧,有“二跨”、“三跨”、“四跨”、“五跨”等提法^{[2][83]}。这在各种教材的表述中可见一斑。北大本将比较文学宽泛地界定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3],认为跨越单个文化和单个学科的界

收稿日期:2009-03-27

作者简介:王雁飞(198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限是比较文学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和最终指向;川大本则认为“比较文学的定义只应有三个跨越:即跨国、跨学科、跨文明”。该书著者首先否定了“跨民族”,明确指出“实际上,所谓‘跨民族’是一个比‘跨国家’还要不恰当的提法,是一个问题更多、歧异更大的提法。”接着否定了“跨语言”。“跨语言”问题不可以作为比较文学定义的内容,否则将引起极大混乱^[4]。主张“四跨”的教材有下列几种:高教本定义是“把比较文学看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5];北师大本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6];杨乃乔本认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7];孙景尧本则认为比较文学是跨国界、跨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学科^[8]。

以上对比较文学跨越性具体内容的种种划分虽各有不同,各有其理由,但对比较文学应具备“跨越性”这个基本特点是持一致态度的。对于各种跨越的说法,它们只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因此,它们之间也不应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有关“跨越”的不同观点若能彼此包容和接纳,将会使比较文学的定义和研究视阈更加科学、充实、周延和圆满。笔者也同意下列论断,即“在界定比较文学时,除了要对其跨越的界限做出理性的辨析外,还必须考虑到该学科要在动态跨越中发展的事实,但不能将跨越的界限绝对化”^{[2]84}。可以从跨国、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等各个角度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并且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跨度都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跨国、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等每一个跨度的研究都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这些不同的“跨”,彼此包容、相互支持、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才能有利于比较文学的整体发展;反之,相互排斥、相互诋毁、相互拆台,则不利于比较文学的发展。

当然,比较文学所具备的“跨越性”是一种开放的意识,一种基本的学术立场。正如陈 C 教授所说的:“它意味着跨越和打通种种既定的界限,使文学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界限的限制,把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都在可比性的条件下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时,比较文学才从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分支。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有了它独特的研究对象,而这本是一门新学科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9]

“跨越性”代表了比较文学的鲜明特征和学科立场。因此,有人指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跨越性’的文学研究的学科,与其他国别性学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站在跨越民族、跨越语言、跨越文化、跨越学科的整合性学科立场,自觉地、坚定地、从国际的角度和超越本我文化的学术视野出发,去考察和研究文学及其相关问题。”^[10]

其实,当论及“比较”的时候,就必然会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进行,而这就必然要求“跨越”。没有跨越,就无法在两个事物之间建立关联,更无法比较。所以说,“跨越性”的鲜明特色构成了“比较文学”的独立的学科立场。

二、文学性: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

在比较文学界,与跨越性同样受到关注的是文学性。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界一再提及和反复强调的问题。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就强调了比较文学应将焦点放在作品文本的文学性上,他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11]

文学性不仅是比较文学的根基所在,而且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也是涉及到比较文学学科归属的重要问题。讲比较文学具有文学性,其实是指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刘象愚教授对此曾进行过深入地分析。他指出,从语义的层面讲,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个领域。当提及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时,既包括作家及其作品,又包括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儿童文学等都属于总体性的概念,而“比较文学就不同,它不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不包括文学创作,而只是一种文学研究。”^{[12]55}其实,上述对跨越性存在诸多争议的各个权威版本,对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这个基本问题还是颇有共识的,各个版本给出的“比较文学”定义的立足点和归结点往往都是“文学研究”。基本的定义就是“比较文学是一种跨……的文学研究”。如北大本将比较文学界定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北师大本认为“比较文学是一

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各个定义的主干词都是“文学研究”，忽略掉其间关于“跨越内容”的修饰成分，句子的主干成分就是“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

对于“文学性”之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意义，已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谢天振教授将“文学性”称作是“比较文学的生命线”。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到底是一门研究文学的学科”，并提出质疑“一旦比较文学抛弃了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文学，比较文学的学科价值何在？”^[13]曹卫军则认为：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离开‘文学’这一关键词，离开文学文本这样一个重要的载体，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探讨’和‘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讲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因此，比较文学“立足点在文学，最终的目标也是文学本质的探讨研究，不能用跨文明、跨文化的立场冲淡甚至冲跨文学的立场”。^[14]胡亚敏教授在其《比较文学教程》的结语中也曾说到：“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联系的整体……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学的比较，发现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15]这段话，不仅在方法论上指出应怎样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且也说明了比较文学应当是立足于“文学性”的。

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这是学者们的共识。刘象愚教授针对“比较文学向漫无边际发展的现状”强调：“在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上，坚持文学的虚构性、想象性等基本特征；在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问题上，则要在承认比较文学跨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就是说，不管你研究的题目有多大，无论你跨进了哪种文化、哪个学科，都应该始终围绕‘文学’这个中心，你的研究目的、结论都应该以文学为旨归。换言之，不管你跨到哪里，你的研究归根结底应该是一种文学研究，而不是其它，这样，就可以把比较文学限定在一个范围以内，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区分开来，把比较文学和其它学科的比较研究（例如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历史学等）分开来。”^[16]即使在今天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学者仍然主张：必须竭尽全力来保卫比较文学的“文学性”^[17]，仍主张应该把比较文学研究“落实到文学的元素中去，落实到作品中的人物、主题、结构、语言等上面，透过这些来看文化的问题，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说明文学的问题。”^[18]

三、跨越中留守：比较文学的宿命

比较文学危机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刘象愚教授对比较文学危机的本质作过至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从本质上说，比较文学的危机其实也就是学科理论的危机”^{[12]60}。从比较文学的产生来看，它本身是在文学研究中划出的一块地盘，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的地盘，究竟如何跨越，跨越的边界在哪里，一直不确定，实际上也无法确定。从横向看，每一个研究者都是一个思想自由的个体，任何人都不能人为划界而阻止他人的研究视阈，人们对冠之以“比较文学”名义下的研究内容持不同见解，也是十分自然的；从纵向看，每一个学者都要解决所处时代的问题，从法国学派主张的跨国界到美国学派的跨学科，再到今日中国学者持有的“二跨”、“三跨”、“四跨”、“五跨”等观点，无不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提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曹顺庆教授对此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是以近百年来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汇为基础的文学研究”。之所以主张“跨文明”研究，“最显著、最突出的就是西方与东方的交际、交汇，是由原来一统天下的西方文明，变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重新开始互识、互证、互补，并且共同创造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新时代”。“比较文学‘跨文明’（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研究的兴起，乃时势使然，并非某些或者某国学者的一厢情愿。”^{[1]182}这就道出了全球化进程产生的文明碰撞，乃是“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提出的时代背景。这是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当初所不曾遇到的历史际遇。

比较文学的危机论或消亡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夸大了“跨越性”而忽略了比较文学的根基，即“文学性”，或者是用“跨越性”遮蔽了“文学性”。“跨越性”本身确实有着太强的伸缩性和延展性。在对跨越范围和幅度的讨论中，一些新的观点被陆续提出，尤其是还要不要坚持文学性。其实，就“跨越”本身而言，可以无限跨越，无边无际。正如季羨林先生所曾指出：“比较当然不限于文学，其他学科也同样可以比较；比如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雕塑、绘画等等，无一不可以比较，无一不应该比较，而一经比较，必然会产生有益的效果。”^[19]学者当然可以不要学科的樊篱，突破人为的界线，展开广泛的研究和思考。但如果无边无际地跨越，没有一个基本的根基，那虽仍是比

较,却不是比较文学,可能是“比较某某”或者其他什么。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比较文化研究,这时消解掉的不仅是“比较文学”,连“文学”也不复存在了。乐黛云曾指出:“比较文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跨文化或跨学科,另一个是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正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的相互认识、理解和欣赏,同时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的应和,以达到进一步共识,并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双向阐释。^[20]

跨越可以无极限,但研究的根基必须留在文学研究的园地,这才是比较文学。“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立场,讲“比较”就必然要“跨越”;“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是比较文学的根基所在——这是比较文学的宿命。

跨越中留守,不仅是比较文学的宿命,而且是其增长点。跨越中留守,使比较文学具备了独立学科价值,这种独立价值将使比较文学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生生不息。其实,所有的学科,都是人类的“创造”。本来只有知识和认识,只是为了系统化、条理化才产生了学科的概念和各个具体的学科。一种学科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而不在于它与其他学科研究内容的交叉和重叠。比较文学具备这样的价值,又坚持践行这样的价值,它就是有价值的,就不会终结。乐岱云教授说的很明白:“例如一棵苹果树,接上梨枝,这棵树结出来的果子就不在使原来的苹果,也不是原来的梨,而是一个新品种,这就是一种改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都失去了本性,‘融为一体’。事实上,有的新品种仍然是梨,只是带上了苹果味;有的则仍然是苹果,带上了梨味。比较文学起的也是这个作用。”“比较文学为不同文学的碰撞提供了土壤。”^[21]

跨越中留守,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状态的客观描述,它需要研究主体的不懈努力。而比较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不仅需要学科内外的宽容,还需要学者之间真诚的相互尊重。对于什么是“比较文学”,可能每一个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每一个研究者在其自我界定中作出具体的有

价值的研究,都是值得鼓励和期许的。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应具备宽容的心态和开放的胸怀,明白比较文学是一种“跨越性”的研究,它可以超越和突破其产生之前的文学研究形态;同时,也应明白,超越是没有止境的,对“比较文学”的超越,也是应当允许的。对于各种超越学说和突破性观点,应坦然相对。同时,还应当认识到每一种研究、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视角的研究都有其独立的价值。有学者反对以“跨文明”、“跨文化”来界定比较文学的特征。其认为“在‘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研究者的眼光有的只是‘文化’,哪里还会记得什么文学”。“比较文学要做的只是跨越不同民族文学和不同语言的界限,似乎无力承担那种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伟业。”^{[12]56}“无力承担”不能成为否定“跨文化”、“跨文明”的充分理由;不能独立承担,依然可以在自己的知识视域和能力范围内尽一份努力。其实各个学科都需要跨文明、跨文化的研究,也都在进行着这样的研究。

坚持“跨越中留守”,“比较文学”就不会终结。如果哪个研究者跨越远了,宣布比较文学已终极,只是研究者个体意义上的终结,即在这个个体研究者的研究中比较文学研究终结了,而不是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终结。这就如同农民种花生,起初大家一起播种一起收获,一起交流种植的心得体会,某日,某个农民感觉种西瓜更发财,于是夷平花生改种西瓜了,这时花生在这个农民的田地中是绝迹了,但花生还在别处生长。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比较文学必然有一些要固守的品格,并将长久地存在下去;自其变者而观之,比较文学则又不能不与时推移,发展演变,换言之,它将以不断死亡和再生的方式存在下去。”“中国比较文学若能坚守中外两种语言和中国文学与文化这一特定领域,中国比较文学就可以在不不变与变的辩证运动中永葆学术青春。”^[22]比较文学若能跨越比较研究的学术研究立场和坚守文学性的基本学术阵地,比较文学就不会终结!只要还有人在坚持着比较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就不会消亡!

参考文献:

[1]曹顺庆.跨文明比较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1):70-84.

[2]赵长征.跨越性与比较文学学科定义的界定[J].求索,2007(4):183-185.

- [3]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 [5]陈C.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6]陈C,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7]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8]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 [9]陈C.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44-50.
- [10]陈跃红.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与体制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2):10-22.
- [11]干永昌.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12]刘象愚.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56-64.
- [13]谢天振.重申文学性——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2000(1):1-16.
- [14]曹卫军.文学性: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J].世界文学评论,2007,(1):198-199.
- [15]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6]刘象愚.和孟华谈比较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1996(3):107-118.
- [17]严锋.在固守和超越之外[J].中国比较文学,2003(2):23-27.
- [18]苏晖.比较文学研究:道路与方法——谭国根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2006(4):10-19.
- [19]乐黛云,陈C.中外比较文学名著选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 [20]乐黛云.跨文化、跨学科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J].社会科学,2004(8):99-106.
- [21]汪介之,唐建清.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2]刘象愚.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J].中国比较文学,2006(2):21-24.

(上接第46页)

的苦难,沈从文同样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当政治意识形态突入民间后,破坏了民间社会原始稳定、自在自足的生活形态,毁灭了充满血性与叛逆精神的民间生命。沈从文站在民间的价值立场上,看到了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和放任无羁的民间生命形式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侵入而发生了改变。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沈从文也旨在揭示在非政治意识形态的情景下人性的自然、自由的生存状态,因为只有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下,才能有民间社会的人性的美好内涵与人类的原始生命强力,才能使人类在生存发展中回到自然、自由的原始状态。

三、结语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民间的沉浮[J].上海文学,1994(1):70-72.
- [2]王光东.民间与启蒙[J].当代作家评论,2000(5):101.
- [3]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M].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347-348.
- [4]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05.
- [5]沈从文.记丁玲续集[A].沈从文别集·记丁玲[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2:268.
- [6]苏雪林.沈从文论[A].苏雪林文集第3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01.
- [7]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J].当代作家评论,2002(1):8.
- [8]郁元宝.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民间和大地[C].陈思和.90年代批评文选[M].上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171.
- [9]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川,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125-126.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民间化写作倾向与民间价值立场为20世纪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诗性的、自由的、博大的精神文化空间,也使作者本人牢牢把握住了文学所必须具有的精神价值:民间精神与民间立场。正是沈从文对民间的坚守与开拓,从而使他的湘西小说抓住了民间文化的根系,呈现出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丰富的美学内涵。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提出的“回归民间”的口号,主张让小说回到自己的起点,接续上民间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早已站在了起点之上。